

# 暗访微整形： “零基础培训三五天可接单”

店主称可按进价十倍给顾客打针，轻松年入过百万

2018年4月，赵小姐在私人整形工作室接受一种名叫“线雕”的美容项目后出现脸部肿胀、头疼等不良反应，辗转京沪多家医院就诊，诊断结果都是手术植入的物质牵扯头部神经。2019年2月，她在武汉协和医院接受全麻手术，取出部分残留物。

今年5月，《新京报》记者以学员身份暗访该私人整形工作室。店主向培训的学员声称，只需交6800元，经培训后即可开一家微整形工作室，按进价十倍给顾客打针，轻松年入过百万元。

一位学员建议记者：“学会了要回去练。给妈妈打打，给姐姐打打，打上三个你就啥都会了。”



## ●整形后现严重不良反应 店主事后消失

2018年4月，武汉的赵小姐在当地一家名为“珊妮医美”的私人工作室接受祛除法令纹的“线雕”整形手术，术后脸部肿胀扯痛、头部疼痛状况持续近一年。

赵小姐介绍，2016年前后，她在整形医院消费时遇到该工作室店主珊妮，当时珊妮身穿白大褂，主动与赵小姐加为微信好友。2016年至2018年期间，赵小姐经常能在朋友圈看到自称整形领域知名医师的珊妮展示整形手术成果、带学生做微整形培训等内容。

2018年4月，珊妮在微信上向赵小姐发来邀请，表示可以亲自接赵小姐到该工作室体验护肤服务，赵小姐答应赴约。为赵小姐护肤前，珊妮称赵小姐有法令纹，该工作室有一种无痛苦、无需手术的“线雕”提升项目，可以彻底改善法令纹状况。

对于项目定价，赵小姐称：“她当时报价是12800元到13000元的样子，然后打完折收了我7000元。这个价格也还好，如果在医院里面消费的话，和做活动时价格差不多。”

据赵小姐描述，在答应接受该项目后，珊妮给她打了麻药，手术过程中感觉不痛不痒，术后太阳穴两侧留有两个小针孔，并被涂上宣称有促进愈合效果的药膏。当时赵小姐观察到自己的法令纹还在，但被安慰称需要恢复期后再观察效果。

赵小姐告诉记者，术后两三天面部肿胀严重且持续疼痛，“（面部）像包子，完全没办法出门”。

其间，赵小姐持续向珊妮反映这一情况，珊妮一开始安慰称是恢复期正常反应，数天后开始质疑赵小姐的术后脸部照片经过处理，并认为赵小姐夸大症状。赵小姐尝试与珊妮协商处理术后状况，遭到数次推脱后，珊妮开始失联。

此后，赵小姐到该工作室所在的大楼寻找，发现该工作室已经搬离。

2019年2月，赵小姐在武汉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取出部分残留物。

赵小姐称：“（整形残留物）取不干净。医生说，搭在神经上面的东西不敢强行取下，也不能确定成分。”

## ●店主称零基础学员培训三五天即可从业

记者以学员身份参与珊妮工作室的培训课程，据记者观察，该工作室是两室一厅，员工包括两位培训讲师和一名店长，店内还有两位从外地来参加培训的学员。

据珊妮透露，她开设整形培训班已经七八年了，数不清带过多少学员，有不少学员“速成”后在全国各地开设了自己的私人整形工作室。有较复杂的手术时，学员会邀请她到外地指导或直接操作，珊妮会收取一定的外地出诊费用。此外，外地有顾客愿意出价邀请她出诊，她也会飞赴全国各地进行手术。

珊妮向培训的学员声称，没有任何从医资质的学员只需交6800元，经培训后即可开一家微整形工作室，按进价十倍给顾客打针，便可轻松年入过百万元。

该工作室一位助理告诉记者，这里有来自国内外不同档次的整形手术耗材和药品，整形手术相关产品常以十倍价格卖给顾客。一位已经自己开工作室的学员也告诉记者：“200元进的货，你卖2000元就对了。”

“有客源一年挣一两百万元很正常的事情。很多女孩子做个半年一年都开豪车买房子了。”一位已经开店的学员说。

珊妮向记者介绍，零基础学员只需在该工作室培训三到五天，就可学会基础操作，可自己开工作室接单，此后随时可以找她复训：“理论也教，实操也教，你们可以互相自己练实操。”

一位学员建议记者：“学会了要回去练。给妈妈打打，给姐姐打打，打上三个你就啥都会了。”

一位与记者同时进行培训的学员透露，她学完一个多月，目前已接了三个订单，获得收入9600元，她对收入非常满

意。有多位学员称，在私人整形工作室接单为兼职工作，她们的客源主要靠熟人带熟人，以类似微商的方式在朋友圈发广告。

记者表达担心顾客质疑工作室资质的问题后，珊妮表示：“我现在经常对顾客发火。（顾客）说要看证书，我说看什么证书？有些顾客就是欠怂。他非常纠结医师资格证的事情，你就不不要接了。”

上述学员向记者坦承，这是暴利行业，赚钱快，风险低：“抓进去大不了罚两三万就出来了。”

对于被执法部门查处的可能性，一位学员称，由于没有行医资格证，私人整形工作室没法在工商注册，但部分店主会注册一个文绣店营业执照，实际上在店里附带提供微整形项目，降低被查处的风险。

## ●“非法行医被抓 不到三次没法判刑”

按照国务院2005年颁发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执业需要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整形美容机构也属于医疗机构类别。此外，整形美容项目施术者需要持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根据医疗美容APP“新氧”2018年度报告，国内有近2000万医疗美容消费者，市场规模或达2245亿元，但平均每百万人中只有288位整形外科医生，黑市商家是正规商家规模的十倍以上。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石蕾称，该类整形工作室均属非法经营，目前大量存在市面上，但都处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尴尬地带，屡禁不绝。

“本身打针是可以几天之内就学会了，但是这些人并没有任何医学知识，所以说他们也不是真正有这种资质。他怎么可能把你培训到你完全掌握。这种短期的培训班，只有可能是骗子在做。”石蕾说。

石蕾介绍，要成为一个有合格资质的整形医生，可能需要五年到十年的时间，但社会对于整形的需求又特别多，其中落差催生了无资质整形医生、无资质整形工作室。

私人整形行业的流窜式作业特征，也增加了监管执法难度。

记者查证，以真名孔某某出资的“珊妮医美”，目前仍处存续状态，其多家工作室也仍在运行中。

在赵小姐的多次举报下，三地执法部门曾经对此事做出过处理。

2018年7月，上海市长宁区警方曾对该负责人采取过行动。2019年5月29日，上海长宁警方回复记者称，她被抓时还没开始手术，故不构成非法行医。2018年11月，在当事人的要求下，上海警方已将该案移交武汉警方。

2019年4月，广州警方在某宾馆抓获嫌疑人“珊妮”，广州市白云区卫监所核实，该工作室负责人没有资格证和执业证，违反了执业医师法，对其作出罚款两万元处罚。

广州白云区卫监所监督科科长丁启营告诉记者：“她的地点不固定，是典型的流窜式非法行医者，没有达到拘留判刑的条件，两次非法行医以上，第三次抓到才可以判刑。”

2019年5月30日，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政治处办公室主任段鹏称：“我们认为此问题属于医疗纠纷，不应由公安机关受理，目前江汉区卫生健康局已经介入开展调查。”武汉市卫健委回应称，目前还在调查。

（刘浩南）